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王十月
亲述大哥和乡村的青春岁月

那些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深深存在我的手掌中
轻轻一握
大哥，你好吗



王十月/著

记忆深处
被困的青春
天边的风掠过田园
梦，行走的痛
都在做着最后的告别

大哥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100000

4 2009年1月1日出版



大哥

王十月/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哥/王十月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7-5087-2424-9

I. 大…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6744 号

书 名: 大 哥

著 者: 王十月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010)66060275 电 传:(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王十月

本名王世孝，1972年生于湖北省石首市调关镇南湖村。初中毕业后，在外打工，先后在武汉、佛山、东莞、深圳等地做过丝印工、车间主管、质量总监、杂工、调色工、杂志社聘用编辑、自由撰稿人、广告公司艺术指导等职。现居东莞。

怀揣记录和反映农民工现实生活的文学梦想，王十月2000年开始小说创作。作品散见《作品》、《特区文学》《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山花》、《天涯》、《大家》、《青年文学》、《光明日报》等数十家文学期刊。出版有长篇小说《烦躁不安》、《31区》，获得过广东省第15届新人新作奖、首届《作品》奖、首届共青团中央鲲鹏文学奖一等奖、第七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等。为“打工文学”的代表人物。

作者简介



我接触过许多八零一代，甚至九零一代出生的打工者，他们对于打工的期待与心态，比我们这一代又要平和，他们似乎没有那么理想主义，他们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打工生活，融入城市的渴望也没有我们那么强烈。我觉得这是好事，是一种进步。我们打工，省去了太多的包袱，他们打工，是轻装上阵，不是欣然之余，我又有一些担忧。我觉得相比我们而言，他们的缺少一些理想主义红利，我觉得人还是需要有些理想主义才好。

回望来路，我在外打工整整十五年，我依然在城市之间漂泊。我一直觉得，我是游离在城市之间的灵魂。我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谈到过这种游离状态。这让我得以拥有：城市、乡村，以及城市之间的游离的生活体验。这一切，于文字，都是财富。

总序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首批推出的 20 部不同体裁的作品，记录着农村改革 30 年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广袤大地的泥土芬芳，令人为之振奋！20 部图书中，有农民作家的小说 14 部，农民诗歌、散文、剧本、民间故事选各 1 部，农民书画集两部。这些不同体裁、不同门类的文学艺术作品，从不同侧面忠实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程。通过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 30 年来在我国农村发生巨变的现实，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版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笔下的作品是当代农民记录农村改革开放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30 年的改革风云，是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是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历史嬗变，它的伟大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阔农村的深深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30 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村换了人间，新一

代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农民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巨变的深度内涵。他们诉诸笔墨，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些作品是改革在场者农民自己的切身感受。

首批出版的20部图书也是中国农民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土语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重大，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可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协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挖掘、抢救、保护农村民间、民俗文化精品，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项意义非凡之举，我很高兴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王十月

王十月是个农民工，他自己也从不讳言，既不以此博取同情，也不觉低人一等，一直不卑不亢。

准确点说，他是个热爱文学、以文学创作为生命的农民工。自从他从生产流水线上走出来，从一个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者转变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脑力劳动者，他就狂热地不停地写，写，写！近年来，每年都有20多篇小说问世，不然的话，他付不起房租，养不活妻女。

更准确一点说，他是一个生活在特区和珠三角近二十年的农民工作家，他以他的笔书写着南中国一点一点的苦辣酸甜。

在南方，像他这样带着一股子来自底层的硬气雄风闯进文坛大门的青年，有一大批。这是新世纪最奇特最可喜的文学现象之一，王十月是这一大批新锐中的佼佼者。

20世纪末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市场和资本就像两根魔力无穷的魔棒，搅动了珠江两岸，进而令中国天翻地覆，面貌一新。珠江三角洲是一片神奇的热土，这里最早迎来外域的八面来风，最早承受欧风美雨，人们与海外和港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的民性天然重商，敢为天下先，商品意识比其他地域要浓厚得多，各地涌来的能工巧匠、能人奇才也特别活跃。中国农民给点阳光就灿烂，在珠三角最有说服力，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这片热土的创造力就有如火山喷发，创造出一个个千古奇观。它激发了多少弄潮儿的搏浪豪情和聪明才智，信手拈来的就有如恒河沙数。农民的儿子王十月成为作家，就是一例。

中国自从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耕地和农业劳动人口就成为立国之本。偏偏中国人口繁衍快，而耕地短缺，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这一复杂的矛盾，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处置，那就是大规模地迁徙

人口。中国历史上有几次人口大迁徙，都与全国性的大动乱后新建王朝立志开创新政的战略有关，其主要方式就是把较发达地区人口大量迁移到“蛮荒之地”或因战乱而人口剧减的地区去，或让他们屯垦戍边，或让他们开发耕地，自生自灭。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的生存条件仍困扰着执政的共产党人，中国得用全世界近十分之一的可耕面积来养活全世界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口。政府一直动员青年支援边疆建设和屯垦戍边，有计划地迁徙人口，以增加生产，减轻人口压力。“文革”爆发后，城市的动乱和无政府状态接近失控边缘。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形成一次几千万人的世纪大迁徙，在城市里汇集成红色海洋的红卫兵一下子变成满山遍野的下乡知青。这种精壮人口的大迁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恐怕是空前的，引发的悲剧多不胜数，而且影响了整整几代人。无可否认，这种荒废一代人学业，造成了全国城市家庭骨肉分离的运动，打断了中国教育体制的进程和传承，却又在痛苦和艰辛之中造就了一支支撑共和国命运的骨干力量。这个在民间最底层五味杂陈的汁液中浸泡过名叫“知青”的庞大群体，在共产党人中逐渐取代了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坚，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深远。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简单的指责批判或颂扬都会失之偏颇。

综而观之，中国从古到今，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人口的大迁徙都是城市流向农村，从中原流向边疆，从发达地区流向不发达地区。

世易时移，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广东经济的飞速发展，令这种人口迁徙的流向猛然来了个大颠倒，引发了中国人口破天荒地从不发达地域流向较发达地域。

中国人的创造力是非凡的，一旦放开了手脚，就有如当年毛泽东形容湖南农民运动一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一时间无数“孔雀东南飞”，内地农村劳动力，通常人们称之为“打工者”或民工，其中当然也裹挟着无数王十月这样的毛头小伙子，有如大潮般向珠三角涌来。

这自觉自愿滔滔不绝涌向珠三角的人流，都是像王十月一样自己买车票、扛着行李卷和满怀致富的热望汇集而成的，与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由党委政府半动员半强制用火车汽车送到边疆农村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来自内陆省份的精壮青年突然遍布珠三角，据说有近三千万人。

这意味着整整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总人口，或者是二战交战双方的总兵力规模，在世人的不知不觉中进行着历史性的迁徙流动；而且，逐渐遍及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唐和环渤海区，全国估计有两亿人卷入其中。

这是否是一个强烈的信号，预示着中国的国运从此扭转，由弱转强？

答案是绝对肯定的。

中国的国力，正由这庞大的精壮劳动力人口的迁徙而得以用全新的方式凝聚、整合，正在等待时机，准备进行一次惊天动地震惊世人的喷发。

这是一次全新的惊天动地的世纪人口大迁徙，这是一个伟大的迁徙！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由下而上的大量实践而凝聚产生的智慧和决策，往往是最有效和最切实可行的。珠三角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珠三角的发展和繁荣，就是千万乡镇企业家及外来打工者的血汗和智慧铺就的。在与国际资本的博弈中，中国不能不融入世界，世界也不能没有中国。几千万流动人口在广东的贡献，促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探索：将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化作了出口资源，每年为国家换回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启动了我国追赶现代化的发动机，让珠三角成为世界工厂，尽量让世界离不开中国。

还有一条是人们往往忽视的，就是在全球贸易额的既定数量内，珠三角抢占了市场份额，相对抑制了中国的潜在对手，遏制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现代化国家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商场如战场，国与国之间抢夺全球市场的竞争，也是一场没有硝烟、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唯有中国逐步占了上风。

在人类发展史中，也只有当今之中国才能演绎出一场不凭借武力为后盾、不以霸占市场为手段、不依附在某个超级大国的卵翼之下，不在对手制定的“国际惯例”和游戏规则下无所作为俯首称臣，而只凭自身劳动力巨大优势积聚国力、靠大量廉价产品输出国外寻求飞速发展的世纪奇迹。

创造出这一世纪奇迹，中国农民及其进城务工的子弟们功不可没。

当然，这奇迹中也融汇着王十月们的汗水和心智。在亘古未见的大变革中，来自底层的智慧不仅会在创造物质财富上呈现，也必定会在精神层面上发出夺目光彩。在几千万人的劳动大军中，必定会涌现

出类拔萃之士和才华横溢的智者。如同当年涌现出一个杰出的“知青作家”群体一样，当下文坛中也闪现出一个个“农民工作家”矫健的身影。

我较早关注到王十月的写作。他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展现了他摄取底层生活元素的能力；他的《湖乡系列小说》显现了他的文学悟性和描摹人间温情的渴望。他的一篇小说曾令我怦然心动：一个农民工年纪大了，干不动了，要回乡去，临走前他一一“探访”自己亲手建设起来但从未住过的楼盘和别墅群，并把它们唤作“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然而他最终不能进入出力流汗最多的别墅群——他被保安当作可疑的小偷抓起来了！这一结局浸透着令人心酸的黑色幽默，虽然略显浅露但闪烁出才智，比起一些着力表现底层生活不幸和苦难的小说，它自然棋高一着。

王十月敬仰汪曾祺，力图像汪老那样在人间的辛酸中寻觅温暖，语言也力求简洁明快。回眸儿时的乡村生活，他流淌出无限的眷恋和忧伤，又不失纯真和童趣。他有一篇《驴爹》的小说，写一匹驴子扒拗得非要人叫它“爹”才肯干活，令我读了忍俊不禁。

《国家订单》的创作，把王十月推上一个新高度。此篇在《人民文学》以头条发表后，全国几大选刊都不约而同以头条选载，为近年来罕见。可以说，这是第一篇以全球化视野审视珠三角中小企业和工人群体生存状态的小说，也是中国拥抱世界、世界拥抱中国的一个文学注脚。

王十月这篇小说的最早创意，萌发于我办公室里的一次文学夜谈：几位出身农民工的青年作家剥着花生，喝着啤酒，和我一起胡吹海聊。其间，我说你们写东西不一定老写打工生活的困厄和不幸，要跳出来，用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其实，打工者的生存状态往往是与国际资本有联系的，你们有你们的难处，有时老板也不容易……王十月颇有悟性，马上接口说：我知道，在深圳有个小老板，快垮了，在“9·11”后却靠做美国国旗翻了身。当时另一位青年作家插口说，那老板是我老乡，只有间小厂，就靠“9·11”做美国国旗越做越大。王十月一拍大腿说：这个题材可以写个好小说，我来写！过几天，他把一个小中篇放到我桌上，我一看觉得他把故事、人物写活了，但小说篇名为《星条旗飘扬》不好，便提了几点意见，建议改为《国家订单》；叮嘱他千万不要浪费这个题材，也不要给别的刊物，就给《人民文学》李敬泽。他拿回去修改了两次，其间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商讨过几回。他

成稿后发给李敬泽，果然一发出来就是头条！

王十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过几篇作品，但在这国家级大刊物上发头条，却是第一回。从此，他为文坛瞩目。

王十月对此保持低调，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令他历练得比同龄人要成熟些。省作协推荐他到鲁迅文学院高级研究班学习，据说他在班里也不显山不露水。我问过几位院领导，回答几乎是一样的：这小子老实，听话，有才气！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想他一定知道，如果选择文学为终身事业，他的道路必定是曲折而漫长的，他还得应付无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欲成大器，必先修得大人格、大胸怀、大视野、大智慧。但无论如何，他已经闯进了文学的大门，已经晋身攀登顶峰的突击营地，只要他不倦地写下去，修炼下去，他会成功的。

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我们有理由期待丰收。

是为序。

2008年11月28日

(本序作者系中国作协全委委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

暗 恋

1983年的夏天，我的哥哥王中秋参加完了中考，如果不出意外，他将成为一名中专生。成了中专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王中秋将成为城里人，和街上的那些街痞子们一样的城里人，而且要比坐在供销社里的街痞子朱卫国要牛逼，比骑着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刘爱民要牛逼。我的少年哥哥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到烟村新华书店的营业员何丽娟的面前说，何丽娟，我喜欢你，我们谈朋友吧！

我知道王中秋的心思，我要揭发他，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我看见过他偷偷画没有穿衣服的女人，那个女人的奶子翘翘的，屁股圆圆的，烫着爆炸头，一看就是何丽娟。我一直不明白像我哥哥这样的才子，怎么会喜欢何丽娟。说老实话，何丽娟一点也不好看，不过她长得很白，比我们村里的姑娘们都要白。可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她一天到晚坐在书店里面，日不晒雨不淋的当然就白了。我们村里的姑娘们如果也像她那样，天天坐在书店里，肯定比她还要白。可是我的哥哥居然不明白这样简单的道理，他就是喜欢上了何丽娟，喜欢了他又不敢说，因为人家是街上的。街上的人和我们虽然住的不远，但我们是两个世界里的人，街上的人轻易不同我们乡里的人玩，乡里的人也轻易不同街上的人玩。当然，如果村里面出了一个格外出色的人，有幸和街痞

子们成为了朋友，那么他在村里的地位是会一下子变得高高在上的，连他们的父母都会觉得脸上有光。

我的哥哥王中秋没有街痞子朋友，可是他野心勃勃，他爱上了街上的何丽娟，他居然还画了何丽娟的“果”体画。我在发现了哥哥画的光屁股何丽娟之后，曾经想过向父亲揭发他的罪行。如果我当时揭发了，也许我的哥哥王中秋就不会犯后来的那些错误了，他的人生也许会因此而改变，但是我当时没有揭发他，而是不失时机地敲诈了他一次。

晚上我是和哥哥睡在一张床上的，打我记事起，我就和哥哥睡在一张床上。从前是兄弟俩睡在一头，后来哥哥不再和我睡一头了。那天晚上，我又爬到了哥哥的那一头。哥哥有些不高兴地说，小鬼，睡回你那头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哥哥叫我小鬼了，好像是看过一部什么电影之后。我喜欢哥哥这样叫我，哥哥叫我小鬼时，我就觉得和哥哥格外的亲，我就觉得我的少年哥哥像一个大首长了。那一刻，我差点就放弃了对哥哥的敲诈。可是我的哥哥在说完那声小鬼之后，就不再理我了，这让我很生气，于是我鼓起了勇气告诉哥哥我偷看了他画的画。我说没想到你这么流氓，画“果”体女人。哥哥一本正经地纠正了我的错误，说不是“果”体，是裸体。哥哥看上去一点也不惊慌。我说哥哥，我知道你画的是谁，你画的是何丽娟，我要去向父亲揭发你。哥哥这下慌了，哥哥说你可不能乱说。看着哥哥慌张的样子，我的心里又有些不忍了，他可是我的哥哥，是我的偶像，是我心目中的神。可是我嘴上却说我要不仅要向父亲揭发他，我还要向孙立文揭发他。哥哥开始是威胁我，说如果我胆敢不自量力去揭发他，他会给我好看的。可是我并没有屈服于哥哥的淫威。后来哥哥主动提出帮我买一本小人书，我提出要买



三本，哥哥说他只有买一本的钱，最后我们兄弟俩以一本小人书外加一根麻花达成了交易。

哥哥是我的偶像。这话一点也不错，哥哥不仅长得好看，而且学习成绩也很好。周围的人都相信我的哥哥迟早会成为一个人城里的人。父亲在教训我的时候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也不学学你哥，你要是有你哥一半懂事我也就放心了。父亲还不止一次地断言我将来的命运是上农业大学。所谓的农业大学就是在家种田。我的哥哥那就不一样了，他将来是要进城里去的，是要吃国家粮的。

父亲有时也教育哥哥。父亲在教育我哥哥的时候，总是会拿街上的街痞子们说事，父亲说你看人家朱卫国，你再看看人家刘爱民……哥哥那时就低下了头，一声不吭。父亲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一天到晚一声不吭的，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你将来要考中专的，考上中专了要吃国家饭的，怎么能不说话呢，你要多说话。

我在一旁插嘴，我说我就爱说话。

这一点我和哥哥恰恰相反，我的话很多。可是父亲好像很讨厌我的话多。连周围的邻居也都讨厌我，嫌我多嘴多舌。果然，父亲瞪了我一眼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在父亲的眼中，哥哥是一家人未来的希望，他读书用功，他品行端正，除了不爱说话之外，就没有了其他的缺点。其实父亲是被哥哥蒙蔽了，通过上面的事实，现在你们知道了，我的哥哥是一个隐藏极深的流氓。我一直担心哥哥有一天会被孙立文带走。可是孙立文似乎也没有发现我哥哥的问题，我哥哥的问题只有我知道，而我打死也不会去向孙立文告发哥哥的。

关于孙立文的身份我后面再对你说。我现在还是想说说

我的哥哥，我的哥哥王中秋还是一个才子，他会写毛笔字，从他上初中时起，过年时贴在门口的对子就是归他写了。初中二年级时，我的哥哥就给邻居们写对子了。我的哥哥练过书法，他的字很好看，我说好看，村里人也说好看，连街上的街痞子们都知道我哥哥的字写得好看。有一次我还听见何丽娟和另外一个胖胖的营业员在聊天时就聊到过我哥哥，他们称我哥哥为书法家。我把何丽娟的话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哥哥，哥哥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都要练两个小时的书法。我知道，哥哥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何丽娟，包括他用功地读书，他是想变成一个城里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大胆地追求何丽娟了，最起码向接近何丽娟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我的少年哥哥就这样在通往何丽娟的大道上一路狂奔。

烟 村

我出生在烟村。在说到烟村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男性公民，从前的名字叫王红兵，小名毛头，绰号飞毛腿。

我生于公元1970年，出生时候天上没有什么异常的星象，后来也没有听母亲说起她做过特别的梦，这预兆了我这一生的平凡。关于我的平凡，这一点现在已基本得到了证实。要是搁十年前，我还不会这样认为。我一直觉得我很是个人物。要是把时间再往前推，推到1976年，那时，村里的知青们也爱说我是个人物。现在可以确定，知青们当年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众所周知，在我母亲生下我的那个年代，是个疯狂生产



的年代，我说的生产不是指生产粮食，是生产小孩。我的上面已有了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所以我的到来并没有给我的父母带来什么欣喜，有的只是更多的担忧。我至今都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没有将刚刚出生的我溺死在茅坑里，像溺死一只猫。那时很多人家生多了孩子养不起，刚出生的孩子，做母亲的甚至还没有看一眼便被接生婆子扔进了茅坑，接生婆子的那一双迎接生命的手，也就成了扼杀生命的手。我曾亲眼见过这罪恶的一幕，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专门用一小节来说说。现在好像扯得太远了一点。

1976年的烟村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能记住的，恐怕就是公社高音喇叭里那飘扬着的高亢的歌声：

公社是棵长青藤呀，
社员就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

……

不知是不是这样的词，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记不真切了。还有一些样板戏的唱段。样板戏我倒还是记得。不是我记得，是现在的电视里爱播样板戏的唱段。记得我们烟村就有好几个阿庆嫂、好几个李铁梅。她们当时唱戏，都把眼睛画得大大的，眉毛画得粗粗的。说实话，那些歌和戏，并没有给我一点关于艺术的熏陶，我之所以记住了它，是因为喇叭里面一唱，就快到收工的时间，我就可以将我那早已饿得蔫不唧叽的肚子填饱了。

现在我该介绍一下烟村了。烟村是我们那儿的地名，打我记事起不叫烟村，叫红星人民公社，后来改叫烟村乡，据说是改回了解放前的老名字。